

中國短劇流水線揭秘： 寬鬆審核下的速度與豪賭 (1)

過去一個月時間裡，25 歲的李銘僅有三天「空閒」時間——作為一名短劇演員，這並不符合勞動合同，公司希望他保持每周都有兩天休息。但迫於市場競爭壓力，他一個月內出現在三部不同短劇拍攝現場，快速地進出劇組、背誦台詞和磨合使得他只剩下三天休息。

「其實三天都不算休息……我要時刻保持身材，所以其實我三天都在健身房裡，要麼就是找前輩尋求精進演技和職業發展的建議。」他告訴 BBC 中文記者。

李銘畢業於華中一所「211 大學」的古漢語文學專業——如果不是因為中國三年疫情、以及之後持續至今的經濟低迷，按照原本的人生計劃，畢業後他本該前往其它高校深造，念博士、甚至博士後。或者，按照他父母的規劃，他應該回到老家，快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成為一名端上「鐵飯碗」的教師，朝九晚五，「盡享人生」。

「但經濟形勢太差，高校教職『非升即走』讓青年教師留不下來。生育率每年都創新低，今年我做小學老師有飯吃，明年都不知道小學還在不在，」李銘說，「好在我上學時候一直在話劇社活躍，師哥師姐把我介紹給短劇團隊，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2023 年入行至今，他稱自己的職業道路逐漸穩定。念研究生期間，李銘已經開始在各種劇組之間奔走。去年畢業後，他入職一家位於武漢的「集成式」短劇公司——這是近年來中國的一種新型模式，一個集編劇、制作、演員、經紀人、投流於一體的綜合型短劇公司。

「投流」即流量投放，這是網絡時代影視劇行業的一個增長環節，指通過付費或自然方式將內容或廣告推送到抖音等指定平台的算法系統，以獲取更多曝光、用戶、互動和轉化。

在過去半年裡，他以男二號或男主角的身份出演 25 部短劇，男二號以下角色也算上的話，這個數字還要更多。

過去幾年，中國短劇行業持續蓬勃發展，甚至在海外亦一路長虹，形成一條新產業鏈。根據中國網絡視聽協會報告，2024 年中國微短劇市場規模已超過 500 億元（人民幣，下同），超過了電影票房規模，這個數據仍在上漲，業界預計到 2027 年將突破 1000 億元。

對於位於鄭州的編劇楊開來說，這個數據「不算大」。從撰寫網絡小說發家，如今 30 多歲的楊開入行已經近 10 年。

「對我這種市場老油條來說，這個數字都是被政府政策管控之後、壓低一頭之後的數字，」楊開對 BBC 中文說，「現在只是市場更加穩定了，各方玩家該進場、離場的都已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你看到的是一個新興產業正規化之後依然有得漲的樣子。」

「沒有獨立的個人能在短劇這個行業裡掙到大錢，但你猜怎麼著，在這個經濟環境裡，居然會有這麼一個行業讓人感嘆『真是好穩定』。」李銘這樣形容。接受 BBC 中文採訪的所有短劇從業者都有類似表述，他們是演員、編劇、場務、導演，都在「感謝短劇」。

短劇流水線

從觀眾視角來說，短劇是出現在抖音、快手、甚至微信上隨時可以彈窗的分集豎屏短視頻，免費內容夠看，但就算購買全劇也並不貴的一個選擇：一集一塊錢，如果充值平台會員，打包後的平均價格甚至可以更低。

但對於屏幕後的短劇制作部門來說，短平低價的市場線依賴的是以「快」為整個行業的基調，最常見的模式就是「7+7+7」，即籌備七天，拍攝七天，整個後期的「投流」也是七天。

這個模式概括了整個行業的三個主要環節，從上游到下游分別是：劇本、制作和投流。

傳統影視行業亦有三個對應環節，也就是劇本、攝制和發行。只是和這些「正規軍」相比，短劇的這三個部分互相之間非常獨立，三個部分直接成立業務高度垂直的公司，也就是單獨的劇本、製作及投流公司。它們兩兩之間隨機合作，並不固定。制作團隊從劇本公司手裡買走劇本進入制作準備階段，開機，然後將拍攝好的所有材料全部交給統一的後期「投流」。

這三類公司和團隊互不干涉、互相獨立，陌生到了這三個環節的工作人員幾乎完全不互相認識的地步——這樣的運行模式對於傳統影視行業來說幾乎不可想像，傳統影視行業幾的不同部分幾乎完全混合在一起、互相制肘、互相影響，一個劇從籌備到進入後期動輒以年為單位進行時間計算，劇本和製作之間多有扯皮，剪輯加入之後更是一場混戰。「7+7+7」這樣的時間週期，對於傳統影視行業來說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楊開曾給傳統影視劇寫本，他說：「以前導演總是跑過來找我談話，要我改劇本，給誰誰加戲加台词，要麼就是改掉整個故事線，哪有這樣的道理。現在短劇好了，我寫什麼就是什麼，製作團隊是不能改我的本子的——我甚至可以直接跟他們說，你們敢改我的本，我就敢保證你們這個劇會燙（會虧）。」

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從業者都對 BBC 中文表示，由於切片視頻、剪輯節奏非常重要，後期的投流公司幾乎將決定一個片子是否叫座，所以把整個材料直接打包交給專業的剪輯團隊是幾乎所有制作公司都會做出的「高明選擇」。

過去一年裡，行業生態逐漸變得明朗，短劇行業開始出現一些被戲稱為「黃埔軍校」的集成式大公司，也就是將這三個部分全部納入一家企業、作為不同的部門並肩林立——但實際運營方式和散拼、三三兩兩聚在一起合作的短劇企業依然非常相似。

李銘就在這樣一家大型短劇企業內，他笑稱這樣的公司運營模式和日本的寶冢歌劇團高度相似：固定的、輪崗制的劇本部門，四個輪流開機的制作組，以及統一操作的投流後期。

「即便如此，大家都在一個公司內，我也未必認識別的部門的人，」李銘說，「大家的業務還是互相獨立，我作為演員部的人，拿到劇本就開始背台詞，和搭檔磨合，我幾乎完全不認識任何一個其他組別的人。實際上，我們一個月要開機數十部戲，節奏很快，幾個部門之間流水合作，就像多個部門之間有無數種排列組合模式，我就算工作之余有閒情去認識別人，別人也會覺得我奇怪，大家都很緊湊，很忙。」

這樣的模式允許短劇行業輕便且高速運行。

導演高凱覺得短劇這樣的模式對於投資人來說是「最舒服的」。

一部短劇的製作成本在 30 萬人民幣到 50 萬人民幣之間，這個價格相當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學生一部 15 分鐘左右劇情片創作的成本。一部 100 集以上的短劇，整個製作成本就是 30 萬到 50 萬——這甚至不足傳統影視劇成本的十分之一。

「籌備七天，拍攝七天，剪輯和投流加在一起七天，你把每個部分都拆開，一個拍攝組就能一個月開兩到三個戲，剪輯投流也能開兩三個戲，以前三、五百萬做一個長劇，不保火不保利，周期長風險大還要走審批，現在同樣的錢可以在一個月裡扔給十個組試錯，你不可能十個都撲，節奏快，收益高，試錯好，換做是我，我也這麼干。」高凱說。

政府各種扶持

在中國，短劇公司多聚集在鄭州、武漢、長沙、西安、貴州等地，並形成地方協作效應，成為一個個地方區塊產業鏈。從分佈來看，不難發現以中國中部地區最為集中突出。

瞄準短劇的發展勢頭，中國一些地方政府開始扶持短劇產業，協助給短劇拍攝提供場景。以河南鄭州為例，2025 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支持鄭州打造微短劇之都」，同省的登封提出，70% 以上取景於該市地標、場景的短劇，綜合播放量達 1 億以上的話，綜合價值評判後可以給製作團隊最高 50 萬元獎金。

在福建，政府直接牽頭給短劇團隊建設拍攝基地，嘗試去培養百家短劇機構。湖南、湖北、黑龍江、吉林等數個省份都有不同程度對於短劇的政府扶持政策。

今年 27 歲的李卓琪在 2022 年以製片人的身份加入短劇行業，到今天也沒想過換行業。

「以長沙為例，它最近對標橫店做了一個『豎店』，專門給短劇造景，你去這裡拍片開項目，政府直接給你減稅，這地方最早開機的那一週還每天給你發 1000 塊，」李卓琪說，「這錢很多了，你在短劇劇組裡做場務的話，一天也就只能掙 800 塊呢。」

規避審核

規避審核，是幾乎所有短劇從業者都對 BBC 中文提起的短劇特色。這有兩層意思：一是規避了中國關於公映許可的數量、類型限制，二是規避了對於內容的限制。

在中國，一部傳統影視劇要走上電視、電影院的屏幕，需要走漫長的立項審核流程。近幾年，這道審核逐漸收緊，數量和題材上都有控制。儘管中國官方並未明說到底嚴控到什麼程度、每一年有多少數量額度允許電影電視劇通過，從業者的共性結論是：太難了。

中國國家電影局官網公布的 10 月全國允許備案立項的影片數量為 34 部，從制作單位上看，幾乎完全是頭部影視公司的天下，小企業難以生存——與此同時，僅僅在浙江橫店一個片場，一天

之內就有上百部短劇開機，鄭州一天內也有上百部短劇開機，長沙、貴州、西安，每天新開機劇組的數量幾乎只增不減。

此外，從內容上看，「爛尾樓、開大 G（奔馳的一類越野車）進故宮，這些都是新聞媒體都不讓寫的敏感東西吧，我們短劇可以做，」楊開說，「我們下三路能寫，那這些民生內容我們也都能寫。」

從表現來看，這些和民生議題高度結合的故事往往有很好的市場。一些短劇非常善於利用短劇「要爽」的拍攝重點，去繪制民眾心裡郁結的苦楚：權勢之子強壓人三頭，那麼天選男主就要去找他報復。政府不作為導致爛尾樓出現，那麼天選男主就要去報復政府、為民請命。

哪怕是以婚戀為主題的「女頻」（以女性為主要讀者的頻道），離婚冷靜期這些中國新聞媒體奉為報道紅線的議題成了主流題材——反對包辦婚姻，嘲諷相親、離婚冷靜期以及「依附男性」這個傳統觀念，這些劇作開始佔據「女頻」短劇的排行榜。

而這些都是在中國媒體報道禁區的題材，編劇、制作團隊、剪輯、投流、短劇的觀眾全部對此照單全收，蓬勃的市場完全展示了這些內容在民眾心裡的地位。在這些題材的短劇評論區裡，最常見的高贊回復就是「看春晚不如看這個」。

這樣的劇本模式有跡可循。紙片人李卓琪透露，短劇在製作中就會選好自己的目標受眾，這個畫像會非常清晰，比如「廣東 40 到 45 歲之間的全職家庭主婦」、或者「安徽 30 到 40 歲之間的失業男性」，短劇直接瞄準這類群體的社會關注點、痛點去進行撰寫，然後拍攝。

這個現象近年有所收斂——今年 2 月，中國當局宣布新規，要對短劇事實分級分類，甚至表態要給短劇做發行許可證。

但實際上，李卓琪告訴 BBC 中文，行業內並未「太多」感受到審核逼近的壓力。

「非要说有的話，其實就是比如我們現在拍反派，這個反派最後必須通過公檢法的介入，改邪歸正，走上正道，我們要強調這個正能量，不然就不讓你上架，」李卓琪說，「此外，我們公司如果和平方關係不好的話，那我們的男二號就不能打敗男一號，只能推搡。那我們關係好一點了的話呢，就可以讓男二號去給男一號兩巴掌，這都是好商量的。」

誰賺到錢了？

短劇到底有多賺錢、是否值得入場，這是過去幾年裡，隨著這個行業

逐漸成為顯學而被民眾所津津樂道的議題。

多位受訪的短劇上中下游從業者對於這個問題的共識是：短劇創造的是現在中國經濟環境裡最為稀缺的東西——就業機會。至於誰賺到了「大錢」、足以「發家致富」，多名從業者都表示並不知情。

對於劇本寫作者來說，他們獲得的資金非常固定。

楊開告訴 BBC 中文，一個劇本賣價在八千到兩萬之間不等，寫完只需要八到十天，在這樣的時間軸裡，一個寫手一個月可以產出兩到三個劇本——在公司抽成之後，在楊開的公司裡，最高產的那位寫手每個月能拿到兩萬元。但這個數字在中國大陸當前的經濟背景下，是高薪。

李卓琪對 BBC 中文表示，對於中游的制片部門來說，付款方式非常多元、變數很大。

從 2022 年至今，她經歷了三種對制作組的付款方式。最早是一錐子買賣，由短劇平台全款預付制作費，制作團隊 30 多人賺的就是這個已經到賬的固定金額。之後逐漸變成平台僅支付少量制作費，但允諾在片子上線之後進行分紅，分紅模式是「平台跑夠了多少錢，平台賺回來了之後再在此基礎上分賬」。如今的更常見模式是平台不再給制作費，制作團隊甚至需要自帶劇本經歷平台審核，由制作團隊自己預付成本拍完上線，最終收益完全基於票房分紅。

「其實就是平台越賺越多，制作團隊的制作成本在被不斷擠壓。」李卓琪說。

從商業邏輯上看，這樣的分賬模式幾乎完全是利好於平台的。由於制作團隊的資金幾乎完全壓在成本上，很容易就出現資金鏈斷裂。剛入行不久時，李卓琪即經歷過由於平台拒付分紅導致制作團隊直接瀕臨破產的險境。

「本來應該分賬 200 多萬，平台死活不付給我們錢，我們去討債，最後只給了我們五萬，算了五萬就五萬吧，我們當時確實就缺這五萬塊讓公司跑起來，」李卓琪說。

「說白了，對於制作方來說掙的只是制作費，給我們制作也就留個 10% 到 20% 的利潤，剩下的全部都歸平台了，因為他們走充值的形式，和開會員一樣沒區別。」

大多數演員的情況並沒有更好。在一些中國媒體的報道裡，短劇演員被描述為「月入斗金」的超級職業，但李銘認為這些報道「幾乎在拍腦門」。

李銘笑道，「當然了，現在那位『短劇一哥』肯定賺到錢了，他日薪都五位數了，但人家的表演、技術和投入是值得這個價格的。但是除了他，這麼多同行，我沒見過一個靠做演員發財了的，只是餓不死。」

BBC 無法獨立獲取所有中國短劇演員收入狀況。但上述業內人士指出，演員的薪酬和他們是否出過爆款直接掛鉤。（未完）



招聘私人住宅管家

負責房屋日常管理與維護：環境巡查、花園養護、清潔監督、水電等基礎設施檢查。

要求：女性，合法身份，做事細心，有條理，有生活品味，注重細節，每週 1200 工作時間靈活。

636-229-1112 未接請留言

招聘居家手工兼職

主要是製作串珠，手鏈，手串等。時間自由，送貨上門，薪資計件，多勞多得，適合居家寶媽。有意者諮詢電話或短信。

626-210-0127

茶葉包裝（居家）

負責分裝、稱重、貼標、封袋、打包。公司提供物料，送貨上門，成品回收，無需外出。要求細心負責，女性優先，按件計酬，時間靈活，可長期合作。

913-297-2225

最好油漆公司

室內、室外、圍欄、陽台油漆，木頭更換、修復等工程，住宅及商業，免費估價

816-582-6181 中文

HYPERTECH Since 1988
海旺中文電腦

- ★ 專精維修電腦太慢或任何電腦問題
- ★ 記憶體，固態硬盤升級
- ★ 安裝微軟 Office 2021 PRO \$88 (終生使用執照)
- ★ iPhone 維修



二手電腦大批發
唯一講中文的電腦商店

周一至周五: 10:00 AM - 6:00 PM
周六、周日: Closed

913-341-7735

9816 W. 87th St.
Overland Park, KS 66212

10101 England Drive
Overland Park, KS 66212
www.ecbckc.org
ecbc@ecbckc.org
913-599-4137